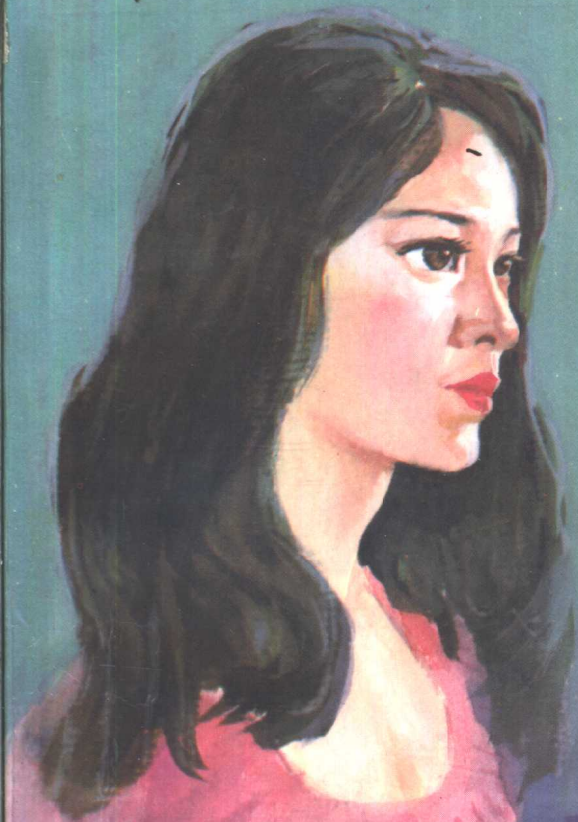


寡妇与凶手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84063

1247.5
5030

寡妇与凶手

青 汶



京电力大 00058136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26
34

寡妇与凶手

青 汶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插页2 180,000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ISBN 7-206-00080-0/I·14

21
定价：2.10元

内 容 简 介

情人血泪

问苍天、情为何物?……

花子是位美貌而身怀武功的混血少女。但美貌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,却给她的父母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她为了报父母的血仇,历尽了千辛万苦,远渡重洋,找到仇家时,却与仇人的儿子一见钟情……。

爱与恨,血与泪交织在一起,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情悲歌……。

我的两个男人

当我情窦初开的年纪,追求梦幻般的爱情而贡奉出少女的清白。狠心的薄情郎拂袖远去,留下孤女徒自悲哀。

风流倜傥的中年男子不嫌残花败絮而热恋四载。岂料想,美少妇一言,竟使大幕揭开……

愿妙龄女引以为戒,自重自爱,有情人成眷属,切莫空抛情怀。

愿天下少女以此为戒!

女人啊!女人

一群妙龄女子为选择未来的如意夫君而费尽心思……

她们被爱、被误解、被阻挠、被中伤、被抛弃……

演出了一幕多味的恋爱人生悲喜剧。

邪 路

敛得巨财如养虎,家有美妾招淫徒。

可怜少妇报恩心,尽付凶手与色狼!

寡妇与凶手

赌徒加淫棍的脑袋被大斧劈开……

凶手是他的同胞兄长。

于是，凶手出逃，来到一个偏远的小村。一座孤屋里飘出女人的喊叫声……
他从色狼的魔爪下救了那女人。

女人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寡妇。

他无处安身，只好栖身那座孤屋。天长日久，旷男孤女，如干柴烈火，相亲相爱……正当他俩如胶似漆之时，远处响起警笛声……

命运，命运，每每捉弄有情人……

一首悲欢离合、催人泪下的歌宛如洞箫吹奏，悠悠飘来……

目 录

情人血泪.....	(1)
我的两个男人	(86)
女人啊!女人	(128)
邪 路	(185)
寡妇与凶手.....	(241)

情人血泪

(一)

樱花是日本大和民族最喜爱的花。

在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上，到处都有它的领地。每当樱花盛开的时节，举目望去，象桃色的云，粉色的雾，比纱轻，比丝柔，美若绵缎，艳如绢帛。若微风撩拨，花枝舞动，芳馨四溢，沁人肺腑。身临其境，会使你流连忘返，情醉神迷。这个时节，是日本人民不是节日的“节日”。男女老少都穿上华美的衣装，象戏蝶游蜂一样，缠绵在樱花之海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

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姑娘欧阳秀美，来日本整整 3 年了。每年这个季节，她都同日本人一样，穿起和服，拖着木屐，加入赏樱的队伍。作为 19 世纪 30 年代封建古国之中一家名门望族的千金闺秀，能冲破封建礼教之俗，涉足社会，实在难得。今年，是她在异国的最后一个樱花节了。为了过得更惬意一些，她利用几个不眠的夜晚做完了后几天的功课，还买了一件十分称心的印有日本民族图案的高档和服。又在理发店做了当今日本妇女中最时新的发式。在帝国大学的女学生中，无论是容貌还是才气，她都是众所公认的佼佼者，大家

都叫她“东方美人”。今天这么一打扮，她越发显得光彩灼人。她性格内向，不爱和同学们起哄，一向是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。

她一个人漫步长街，象一只艳丽的蝴蝶，在花海人潮中飞来飞去，不知引来多少青年男女羡慕的目光。

她先后游历了东京城内几家园林，采撷了各种不同的花瓣儿，小心翼翼地夹在她自题为“群樱荟萃”的小本子里。最后她在近郊一个小有名气的樱花酒家，要了几样日本民间风味小吃，还破天荒地喝了一小杯樱花美酒，才怀着余兴，踏着落日的余晖，踱向帝国大学。

只喝了一杯，仅仅是一小杯樱花酒，她竟感到一阵头晕。心想：是酒的力量？还是花的力量？她依在一座小木桥的栏杆上小憩，倾听着小桥下哗啦啦的流水声。水撞石阶，溅起一串串晶莹的水珠儿。透过晶莹的浪花，她仿佛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家，看到了那终年在母亲脚下奔流不息的女儿河。

她是在那河边长大的。女儿河的浪花儿曾驮着她度过了美妙的童年。此刻，身在异国他邦，她不知多少次追溯着梦幻，投身到慈母的怀抱，倾听着母亲象女儿河水一样淌不尽，流不完的故事，她又在思乡了……

好不容易才把放纵的思绪勒住，正要迈步下桥，就见桥下走上两个日本青年。看他们摇摇晃晃的样子，不用问，一定是喝醉了酒。她避过身去，想要躲开他们。不料，其中一个早象猫见了鱼一样迎着秀美走过来。他发直的两眼，贪婪地盯着如花似玉的姑娘。秀美没有理他，快步奔下桥。那青年一把拉住了她和服宽大的衣袖死死不放，嘴里叫着：“美人！真是美人！东京城没见过，难道你是从天上下来的吗？”

另一个青年听同伴一喊，也趑趄歪斜地奔了过来。两个无赖一左一右死死缠着她不放。这种场面若在其他女青年身上，一定吓坏了。秀美呢？她可没把这两个无赖放在心上。她原本不想理他们，躲开也就算了。可两个无赖太不知趣儿，步步紧逼，把她惹火了。她8岁起和家里看家护院的老总管学过武术，她的蛇形拳曾在省一级运动会上夺过魁。在日本留学这几年，虽然功课比较紧张，她也没有因之荒废她的功夫。每当夜阑人静，或晨曦微露，她都要抓紧时间认真地练一会儿。从表面上看，她一副文秀之气，谁也没想到她有一身好功夫。她也从不有一丝表露。今天事情逼到这儿了，她不得不违背自己一向遵循的处事原则，以英武代替了文秀，三拳两脚，把两个无赖打倒在桥下。

无赖被打，酒醒了几分。他们象受了伤的野兽，一齐向秀美扑来。秀美不慌不忙，收拳亮式，两番出手，两个无赖又被打倒在桥下。这一次要比上一次打得狠，他们爬在地上，象两条赖皮狗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从对面樱花林里走出一个人来。看样子，20岁上下，浓眉大眼，面容冷峻，一副典型的日本男人威武不屈的气质。他双手插腰，大喊一声：“打得好！打得漂亮！”

两个无赖听到喊声，不约而同抬起被打得青一块、紫一块的脸。那青年不屑一顾，把手一挥，厉声吼道：“滚！”两个无赖象耗子见猫，不顾伤痛，连滚带爬地溜掉了。

秀美心想：“看样子他们认识他，而且怕他……”还没等她得出结论，那青年已双手抱拳，大步走了过来：“姑娘，恕我冒昧，您是中国人吧？”秀美见对方一派正气，出语真诚，便解除

防范，爽直地答道：“对，我是帝国大学法学系的留学生。”

“嗯，看您刚才出手不凡，莫非武术世家？”

“不。我不过是从小爱好，学了一点儿，纯属雕虫小技，让您见笑！”

“您客气了。”青年摆着手说。“我看您刚才用的是蛇形拳，一招一式，非常规范。没有10年功夫，恐怕不能到这种形意兼优的程度。”

秀美见他说得在行，心中高兴。暗自思忖：想不到在这异国他邦，还能寻到祖国传统武术的知音者！无形中对方有了几分好感。他们的谈话也不很拘束了。秀美问：

“听您这么一说，您对我国的传统武术也很了解呀？”

“贵国武术闻名遐迩，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。尤其对日本，影响极深。在日本，不知有多少尚武之人，飘洋过海，到贵国探学武术。家父当年就曾去过贵国，投在武林门下。”

秀美闻听眼睛一亮：“这么说，你也一定懂得少林武功了？”

青年谦虚地一笑：“借你刚才那句话，也是学了一点儿，更是雕虫小技了。”

“您能不能让我开开眼呢？”

青年笑了，笑得坦诚、直朴。他没有推辞，掀起衣服长襟，双拳一抱：“献丑了。”言毕，亮式出拳，身手相随，一来一去，练了几路拳脚。秀美站在一旁轻声赞道：“好！”

青年收住脚步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望着秀美，微微带笑。秀美道：

“你刚才这套拳使得很熟，但不是少林拳，是形意六和拳。

这套拳是当年岳飞根据实战需要创造的，所以也叫岳家拳。”

“对，你说得对。这套拳是家父在贵国时和一位朋友学的。我很喜欢它的刚劲，所以学了它。不到之处，请多指点。”两个人话语投机，越说越亲切，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：人不亲艺亲。

他们彼此通了名姓。青年叫小岛康健，在某大学研究汉语。他的父亲小岛一夫是当地四大财团之首，在东京城谁都知道他小岛家族的势力。康健提出彼此做个朋友，以便能常在一起切磋武艺。秀美默许了。小岛就约秀美下星期日到他家里作客，然后送秀美返回学校。

两个年轻人沿着花街柳巷，沐浴着一缕玫瑰色的晚霞，缓步走着，谈着……

秀美回到帝国大学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。一个影子顽固地闯入了她平素单调的生活。她想静下来，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可是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。一个响亮得象洪钟一样的男性雄音，执着地响在她的耳畔。难道是一见钟情吗？她笑自己太轻率了。不过那是怎么了？她实在解释不清楚。盼呀，望呀，一星期总算是过去了，明天就是星期了。当她撕下一周的最后一张日历的时候，她的心跳得象击鼓一样。她想象着去康健家的情景，自己问自己：一个异国姑娘，这样做应该吗？

于是，她的理智和感情发生了冲突，展开了角斗。但最后，那道理智的界堤终于被澎湃的感情潮水淹没了，冲决了。她大胆地来到了约会的地点。而此刻，小岛康健象一尊雕像一样，早就立在了小木桥桥头上耐心地等她了。当他们彼此

的目光相对的时候，几乎是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。秀美脸红了，红得象映在河水中涂着早霞的流云。

“我来晚了。让你久等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“不，我也是刚刚才到。要说早也不过比你早一二分钟。”康健说着用目光审视欧阳秀美那张樱花一样鲜艳的脸：“秀美，我们刚认识，我就约你出来，实在太冒昧了。昨天我一晚上没有睡好，生怕你对我产生反感，不会应邀。没想到，你准时来了。”

秀美没有说什么，只报之一笑。她的笑那么自然，仿佛他们已是老友了。

康健兴高采烈地把秀美引进了他家豪华的住宅。这是一套中式建筑，大屋顶上铺着金瓦，熠熠耀目。角柱上游龙戏凤，舞爪张牙。屋檐下倒垂铁马，叮当山响。煞是典雅壮观。康健介绍说，他的父亲为建造这套住宅，专门从中国请来一位很有名气的建筑师，花了半年时间才设计成的。秀美不住地点头，连连夸赞建筑师巧夺天工的技艺。她说：“从这套古式建筑上看出了中国的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。”

康健领着秀美把他的住宅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来到了他的书房。秀美望着那一排排依墙而立的书架，那一摞摞精装、平装、线装的摆放得规整的书籍，暗自赞叹：“他的书可真不少啊，看来象是个诗书礼仪之家。”康健毫不掩饰地说：“这些书大多数是装饰品。我最喜欢的是中国汉语，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。那真是一门深奥莫测的学问，研究起来其乐无穷。”说着他情不自禁地背起了唐诗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……”

“何当共翦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秀美也随着吟出下句。于是他们都来了兴致，你一首我一首，那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几乎都背遍了。之后，他们又逐字逐句地加以推敲，分析，象品尝珍馐美味那样细细咀嚼，从中领略他们认为人间最美的享受。通过这无意之中的相互测验，这对异国的青年彼此更加敬慕了。

整整一上午时间，他们一直埋在故纸堆里。看看快到中午了，康健吩咐佣人去安排一顿中国式的丰盛午餐，说有一位高贵的客人出席。秀美很难为情地推辞：“我算什么高贵的客人呢。不必费事了，还是入乡随俗好了。”康健说：“到我这儿，我是东道主，你是客人。中国有句俗话：客随主便。等以后我到了你家，我自然也要任听你的安排了。”

秀美见他执意那样做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康健说：“离开饭还要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建议咱们到院中去切磋一下武艺。”秀美同意了。两个人一同来到庭院中间的草坪上，各自选了一路拳练了起来。康健今天练的是少林拳。虎行雪地，鹤立霜天，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……面面俱到，真是滴水不漏，管让行家里手无疵可挑，无暇可指。秀美练的是八卦掌。掌带人行，人随掌走，怪蟒出洞，饿虎扑食……也是招招见功夫，式式见真传。起先小岛还能看清她的招法，后来越打越快，一个变俩，俩变仨，整个庭院几乎到处都是秀美的身影，让他瞅东望西，目不暇接。就在这时，忽听身后有人喊了声：“好！”

秀美止步收掌，回头看去，见一六旬老者，健步走下水泥台阶。康健急忙迎了过去，恭敬地叫了一声：“爸爸。”

老人指着秀美问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小姐？”

“我叫欧阳秀美，是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。”秀美自我介绍道。

老人含笑点头，若有所思地：“你的八卦掌，我看了好熟悉。来来来，随我来，我指个人，看你是否认识。”老人说罢，不待秀美答应，回身就走。康健使了个眼色，意思让秀美赶快跟去，秀美会意，两个人跟着老人走进了正厅。老人很客气地请秀美落座，佣人献上香茶。老人轻轻呷了一口，以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人对待晚辈那样温厚的语调对秀美道：“欧阳小姐，你的家住在中国的北方？”

“是的，我家住东北。”秀美答道。

“是松花江边，一个美丽的城市？”

“对对，我们那个城市是很美。夏季飞花点翠，冬季冰雕玉砌，可爱极了……”

老人闭目静听，双眉微锁。他的思绪驾着回忆的翅膀，一下飞到了40年前，飞到了曾经养育过他的那片令人留恋的神奇的土地。40多年了，他一直耿耿于怀，把它奉为第二故乡铭刻在他的记忆里。每当想起来，他便哼起东北人最爱唱的一首民歌。他把这首歌当成感情的丝线，把他的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一并拴到他的心上。今天，秀美拨动了这根丝线，于是在他耳畔响起了抚今追昔的乡音。

他为什么如此留恋那片异国的土地？

他的回答是：他的第二次生命，是那片土地给他的。没有那片土地，没有那片土地上善良友好的人们，他小岛一夫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小岛一夫收回思绪，慢慢拉开抽屉，拿出一本精

美的影集。他翻开扉页，然后送到秀美面前，指着第一页上的放大照片问道：“欧阳小姐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秀美仔细端详着那张 8 寸的单人照，吃了一惊：“呀，是郑九龙爷爷！”

“对，是郑九龙！”

“您认识他？”秀美问。

小岛一夫长叹一声：“唉！我们何止是认识呀！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！”

“救命恩人？”秀美更加迷惑不解了。小岛一夫讲起了 40 年前的故事。那时候，他去中国做买卖。一次路遇土匪，若不是碰到了郑九龙大哥，他钱财一空是小，恐怕早已命丧九泉了。小岛一夫说：“郑九龙大哥凭一身好武艺，慑服了土匪，救了我。从此我们成了莫逆。由于他一向爱打抱不平，一次误伤了人命。为躲避追捕，我们不得不分开了。谁知分手之后就再没有相见。回国后 40 余载，我一直想念着他。今天看了你的八卦掌，一招一式都似九龙大哥，所以才冒昧地拿出照片让你相认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看来你的武艺真是九龙大哥亲传了？”

秀美深情地点了点头。

小岛一夫兴致勃勃地继续追问：“怎么样，九龙大哥身体好吗？”

秀美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不在了。我来留学的前一年，他被霍乱夺去了生命！”

小岛一夫的脸刷地白了。眼泪迅速冲开他那干涩的眼脸，在那皱纹纵横的脸上勾画着。他捧起照片放到胸前，深

深地沉浸在痛苦之中。

这时，佣人来叫吃饭了。小島一夫挣扎着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他强作笑脸：“好吧。中国有句俗话：人活百岁终有死。好在大哥去了，他的徒弟来了，同样是我的亲人。走！你今天就代替你的师傅，我的大哥干一杯吧。秀美，这叫无巧不成书，也许是大哥九泉下有灵，把你送到了我的眼前，让我担起对你的责任来。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从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看你索性就住在这里吧。好在学校离这儿不算太远，咱们家有现成的车子，你不会开，每天早晨可让康健开车送你一趟。”

小島康健非常赞同爸爸的主意：“对，秀美，你就住在这儿吧。咱们一同学习，一同练武，多方便哪！”

秀美推辞道：“大伯的盛情我领了。我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再有一年就结束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人地生疏。突然出现个亲戚，又突然搬出学校会引起非议。我每星期抽空来看您吧。”

小島一夫沉吟半晌：“这样也好。不过你有什么困难，可要随时提出来。出门在外，不要难为自己……”

就这样，秀美在异国巧遇了一个亲戚。从此她和康健接触的机会更多了。他们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在一起研究汉语，研究古典诗词，切磋武艺，感情逐日加深。到秀美毕业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倾心相爱了。

转过年，秀美以优异的成绩领取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毕业文凭。大学毕业是件喜事，也是件愁事。很显然，她在中国有家，落叶归根，毕业后需要马上离开异国的土地，回

到自己的祖国。回国容易，办完手续，买一张船票就可以了。然而要与热恋着的亲人分别又谈何容易。这些天来，秀美失去了往日的欢快，她那张总是洋溢着青春光彩的美丽的脸庞，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。那双平素舒展得象柳叶一样又弯又细的眉毛，如今锁成了两个解不开的疙瘩。过去她和康健在一起的时候，总象个活蹦乱跳的小鸟，一天不知要说多少话。使康健觉得，和她在一起，永远不会郁闷。现在她的变化立即影响了小岛的情绪。他理解她的难处，离又离不开，不离又不行。他多想安慰她几句，可是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有陪着她一声声地叹气。有几次，他冲动地来到父亲跟前，想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与秀美一起走，然而他考虑再三没有启齿。妈妈早年去世，爸爸惟独就他这么一个亲人。风烛残年的老人了，不知哪一天去了……有道是父母在，不远游，千八百里的还可以，这一去隔山隔海，行程万里，万一有那么一天，势必鞭长莫及，岂不落个不孝的骂名！然而，不这样做，又怎么舍得让秀美孤雁北飞。如果放她一人回国，要再相见，恐怕不知哪年哪月了，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。他的内心斗争得非常激烈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秀美的家里打来了电报，要她速把归国日期详告家人，以便前去迎接。秀美拿着电报来找康健。康健接过电报，双手发抖，眼泪一滴滴打在电报纸上。他猛地一下抱住了秀美，这是他们相识以来头一次。欧阳秀美一时不知所措，但她没有挣扎，索性把头深深地贴在了康健那强健的胸膛上，听着他那如鼓的心音。康健第一次失去了他的自尊感，几乎用哀求的语调对秀美说道：“秀美，你不要走了。就留在这